

# 立夏草粿香

□ 何娟娟

“夏时藤蔓呢围墙，次第花开飘暖香。”每当看到院子里的蔷薇花开时，我便知道，立夏要来了。想起儿时，每逢夏日到来之际，爷爷便会做好美味的草粿，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纳凉、赏花、吃粿。初夏的风携着满院的花香，裹着碗中的粿香，飘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至今回想起来，空气里仍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那天，散步路过步行街，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前贴着的“冻草粿”几个大字，成功吸引了我的目光。自从离开家乡后，我已经很久没吃过正宗的草粿了。目及至此，倍感亲切。

摊主是一对老夫妻，摊前这辆破旧的三轮车，在霓虹闪烁的车尾厢集市里，多少显得有些寒碜，光顾的客人也寥寥无几。见我驻足停留，阿婆热情招呼着，普通话里夹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我上前点了一碗草粿，就近找位子坐下。老人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切块、装碗、浇蜜……每一道工序都像加了

慢动作。恍惚间，我仿佛看到爷爷蹒跚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我家乡的小镇，逢初三、六、九是集市日。每到赶集日，爷爷便早早起床，颠着跛脚去赴墟。在摩肩接踵的墟市里东挑西拣，生怕错过什么宝贝。碰到有仙草卖，他定会买几把。仙草不常有，从集市里淘来的多是野生土货。僻野之物，味道更显本真醇厚。

买回来的干草呈青黑色，小小一把能熬制一大锅。先用清水洗净杂质，放入滚水中，加碱，转文火慢熬。回想起爷爷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拿火钳捣碎蜂窝煤的场景，优哉游哉，从容自在。可我们这帮小孩却耐不住性子，时不时跑进厨房，掀开盖子看锅内的状况。爷爷歇了手中的活计，笑斥道，“别急，再等等。”几个来回之后，才听见咕咕的声响，宛如时间的脚步，越走越近。我们循着声响跑来，水汽不断从锅盖的缝隙逸出，锅里嘟嘟嘟冒着黑泡，一片混

沌，凑近闻之，清气扑鼻。

后面的工序是将备好的薯粉放入锅中搅拌，用纱布过滤，缓缓倒入脸盆大的褐色陶钵中，刮去浮泡，等凉却后食用。爷爷见一旁的我等得不耐烦，便拍了拍我的小脑袋，逗笑道：“我家小馋猫等不及咯！”我朝爷爷做了个鬼脸，抬头却看见他那涨红的脸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白色背心也湿了一大半。

等到暮色四合之时，爷爷才将大陶钵端出，一整锅黑咕隆咚，滑溜溜带着韧劲，颤巍巍抖动着。等待了一天的我们，迫不及待地舀上一碗，几口入喉，顿觉舌下生津，整个回甘几乎将喉咙淹没，在唇齿间一圈一圈晕开来，余味无穷。

坐在凉风徐徐的院子里，吃着爷爷做的草粿。月光披在我肩上，我将夏天盛在碗里，与星辰万物浑然一体。

曾听人说过，童年的味道是可以伴随终生的。草粿的甘醇，就像刻进了我的味觉片段里，被珍藏在

记忆深处。任凭岁月如何变迁，只要它一出现，那些往事便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徐徐走到我面前。这种力量，也让我在面对人生俗事时，多了一份耐心与从容。

思索之际，老人已将草粿端至我面前，我深深吸了一口，口中满溢的粿香，仿佛能让幸福的时光停留。在凉风拂面的夏夜，吃着充满家乡风味的草粿，想起那些被爷爷宠爱的日子，让身在异乡的我不再感到孤独。



## 南湖蝉鸣

□ 集团党群工作部 梁旭

那一年夏季  
荷风袅袅  
一船的夏意  
与我相约  
醉卧在静谧的诗田  
纪念那夏日的漫漫时光  
聆听蝉的鸣叫  
寻觅南方的艳阳  
追逐色彩斑斓的童话  
白衣飘飘的年代  
一席凉风 一片湛蓝  
写满青春闪光的味道

书写我意  
高唱我歌  
长满了希望的羽翼  
闪耀着荣光的梦想  
满载坚强与韧劲  
驱赶夏的烦躁  
邂逅荷叶香风  
点亮快乐心灯  
前方征途上  
一路风雨 一路生花  
高唱夏季的繁华  
高唱人间的真善美

没有百灵的婉转  
没有风儿的轻柔  
更没有山泉的悠扬与清亮  
我就是我  
不认输 不妥协  
勇敢为自己发出响亮的声音  
点燃整个炎热的夏季  
将惆怅化成星光  
把寂静的夜晚照亮  
于歌声里生出坚硬的翅膀  
搏击长空 翱翔万里  
奔赴绚烂璀璨的星辰大海

## 故乡的河流

□ 旺茂农场公司 张运森

我的农村老家有一条无名小河，其源起与归宿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这份陌生感或许源于孩提时代就迁入农场，使我未能浸润于故土的文化传承。尽管如此，这条河在我心中早已超越了具象的名称，是无可替代的母亲河，默默滋养着一方土地，维系着无数生灵的生命脉络。

这条河虽未以“大”冠名，却也绝非窄小之流。在我们村落所处的河段，其最宽处竟达五十多米，这宽度不仅包括了蜿蜒的主河道，更囊括了两岸那片细腻的沙滩。对岸山岭属于桂丰农场三队的岗位，那里曾是一片红柑橙林立的繁荣景象。为了方便两岸往来，农场的职工们匠心独具，沿着曲折的乡间小径搭建起一座木板桥，将河的南北两岸紧密相连。这座桥不仅为农场职工提供了通路，也使我们这个小村庄受益匪浅，人们得以轻松跨越河面，抵达彼岸去农牧或玩耍。

我也曾是那河畔沙滩的常客，流连于那清浅的河水与透亮的沙石之间。河底的“趴沙狗”和“走水狗”，两种极具乡土特色的鱼种，犹如记忆中的灵动音符，跃动在我童年的乐章里。它们的存在，赋予河流生态更丰富的层次，也给乡亲们的餐桌上增添了几许独特的风味。“趴沙狗”熬制的鲜美鱼汤，以其细骨密布、炖煮后汤汁醇厚、营养丰富的特性，尤受家长们青睐；“走水狗”则因其机敏习性，成为垂钓者眼中的猎物，其肉质紧致、口感鲜美，煎炒烧烤皆是佳品。

最难忘的当属河中捞蚬的时光。木桥上游的沙石浅滩，遍布拇指大小的河蚬，大孩子们手持网兜，于河中捞起一兜兜沙石，经一番淘洗后，一把把肥硕的河蚬便呈现在眼前，而后倒进木桶里，满载而归。这些河蚬烹煮成的粥鲜美无比，我曾多次蹭吃于大孩子家中，那飘着几粒葱花、散发着淡淡香味的粥，至今仍让我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犹记那日河边垂钓，堂哥携来钓竿，邀我同往。然而，堂哥久候无鱼，不禁有些失落，便将钓竿递给我。岂料，我甫一接手，鱼儿即刻上钩，初次执竿的我，兴奋之余用力过猛，鱼线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钩上的鱼儿重重摔落后，尚未挣脱鱼钩便已奄奄一息。堂哥将鱼妥善处理，重振旗鼓继续垂钓，却依旧无果。再将钓竿交予我，神奇的是，鱼儿再次眷顾，仿佛与我有着不解之缘。遗憾的是，天公不作美，突降大雨，我们只好带着那两条鱼，悻悻返回。

故乡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流淌，映射出时光的流转，铭刻着乡愁的烙印。那些河边的趣事，那些在沙滩上欢笑、木桥上眺望的午后，如同被河水磨砺圆润的卵石，深深埋藏在我心底，成为联结过去与现在、城镇与乡村、个人与故土的情感纽带。无论身处何地，只需闭目倾听，那无名小河的潺潺水声、那阳光洒满的金色沙滩、那些水中生灵的情影，便会穿越时空，引领我重返那个纯真而遥远的故乡。



鲜花盛开

西江制糖公司 杨伟妮 摄

## 乡村教师的劳动节

□ 葛鑫

每年的劳动节，都是母亲最忙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在鲁中山区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每到劳动节放假，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

一大早，母亲就起床，拎着她的黑提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笔，还有几个煎饼和几块咸菜。她不是回娘家帮着干农活，而是去山里“走村”——到各个山村，调查学龄孩子和失学孩子的情况，动员他们回学校上学。那时候，山里人家孩子多，家里穷，再加上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没有上学接受教育的观念，失学的孩子特别多。有的上了几天学就不上了，回家放羊、嫁人，有的十一二岁了，还从来没去过学校。

母亲喜欢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我们就像母亲的两个小助手，跟着母亲翻山越岭，觉得挺好玩，乐此不疲。

我和哥哥一人背个书包，里面是一些连环画和故事书，还有母亲买的

铅笔、橡皮、本子什么的小礼物。

运气好的时候，能在村里碰到一些老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谁家有没有上学的孩子，谁家的孩子十来岁了在家放羊……

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跟着母亲去田间地头寻找。劳动节，正是谷雨前后，许多村民都在地里干活。山区的耕地大多在山坡上，我们跟着母亲，一路翻山越岭，累得气喘吁吁。每看到有孩子，母亲便过去搭话，若是已经在读书，就让他们做小宣讲员，动员家里或邻居家的弟弟妹妹去读书。末了就拿本儿出来，登记下孩子们的信息，再发些小礼物给他们。

有一次，在一座山坡上，我们看到一家人在浇地，两个大人，四个孩子。其中大的也就十二三岁，她刚和妹妹从山下抬水回来。阳光照在她们的脸上，黑黝黝的脸上汗水亮晶晶的。母亲喊了她们一声，两人放下水桶，有些羞涩地看着母亲。

“啊，咸老师，你怎么来了？”

女孩认出了母亲，声音很小。

“你是四年级1班的郝翠红？”母亲也认出了女孩。完小不大，一共没多少学生，对于郝翠红，母亲是有印象的，小姑娘嗓子好，唱歌很好听。“听说你好久没去上学了，有什么困难吗？”母亲说着，拿出手帕帮女孩擦了下汗。

“小红，这是谁？”地那头传来一声响亮的问话，说话的显然是郝翠红的母亲。

“娘，是我们学校教音乐的咸老师。”郝翠红边说边把水桶放下。

“咸老师，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郝翠红的母亲边说，边将母亲拉到一旁树荫下的石头上坐下。郝翠红的父亲也走过来。母亲简单地了解了下郝翠红家里的情况，知道她家姐妹四个，郝翠红是老大，困难不说也能想象得到。母亲没说什么大道理，在本上记下了郝翠红四姐妹的情况，我知道母亲又在盘算着怎么帮她们了。

哥哥和郝翠红姐妹四个蹲在地

上看连环画，还给她们讲起了故事。不知什么时候，又跑来几个小孩。

“欣欣，你给大家唱首歌吧。”母亲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长在山路间，山里的泉水香喷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我大大方方地唱了母亲之前教我的《山里的孩子心爱山》。他们充满羡慕地看着我，母亲一句一句地也教她们一起唱。一时间，整个山坡上都回荡着嘹亮的歌声。

母亲的那个劳动节，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劳动节假期结束开学的时候，郝翠红回学校上学了。听说那年她的妹妹们也来学校上学了。

如今，许多年过去，再回到那些山村，还有好多乡亲记得母亲，记得当年那个翻山越岭的女老师。